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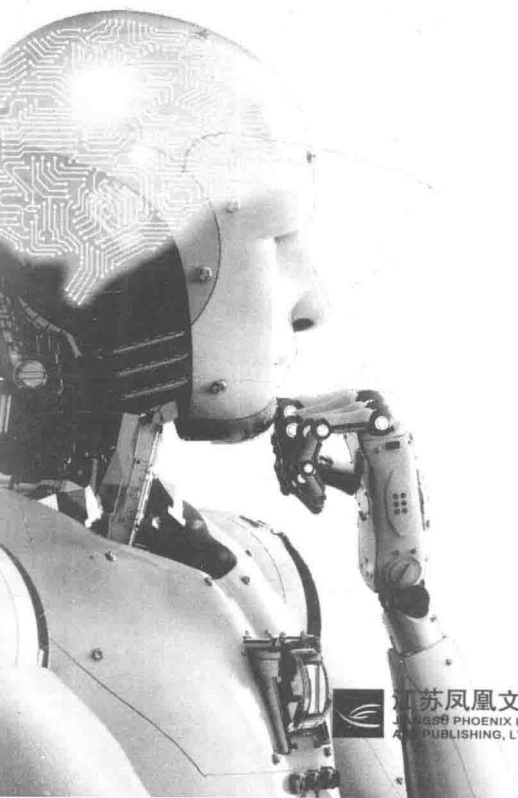
记忆光谱

郝景芳 等著



记忆光谱

郝景芳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光谱 / 郝景芳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94-1443-4

I. ①记… II. ①郝…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2939号

书 名 记忆光谱

著 者 郝景芳 等

责任编辑 李 黎 牟盛洁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43-4

定 价 3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郝景芳
- 021 消防员/王侃瑜
- 030 终极物转/傅 汛
- 080 体验录制者/张天翼
- 103 岁月岛/半月王子夜
- 132 永恒之伤/大袖遮天
- 159 漫长的漂流/叶 端
- 185 守时者的等待/重 木
- 202 比你想象的更科幻/左 力
- 209 河鱼/亦 南
- 218 围猎/予 执
- 228 8.12大爆炸/李雪洁
- 254 洞穴守夜人/函谷关喜
- 265 第三方编译/刘文丽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 | 郝景芳

上

他跳过一道围栏，跑过草原的最后一段路。远方能看见线条和缓的山丘和小村的轮廓。长草在风中摇曳，无边无际，一棵枯树伶仃。夕阳照在小村的边缘，亮成耀眼的金色光晕。山的线条消失在光晕中，和天空草原融为一体。晚霞将草染成金色叶尖与黑色阴影的交织。草原像深海，远山是青蓝色。脚踏在草里，会在柔软厚实的触感中下沉，踩出擦擦的声音。四周只有风，寂静无人。这是他许久未见过的辽阔与自由。

他甚至希望能一直这样跑下去。

他在眼镜的一角测距，离地铁还有不到一公里，但身后的追缉者已经出发，距离他不到五公里。他心底有些许绝望。已经奔跑了这么远，眼看就能进入公共交通网了。可是恐怕是来不及了。只要能进入地铁，他有一百种方式消失在人海。但太晚了。地效飞行器在这种地方的速度是惊人的。他看见眼镜上的红点在逐渐靠近，只要几分钟，

他们就可以到他身旁。他在到达地铁之前就会被截住。

他的脚步没有停下，胸口最憋闷的时段已经过去，此时已经进入没有痛苦、没有疲倦的机械时段，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只是用尽全力交替让两腿运转。他望着前方。风在耳朵尖上冰凉。他的目标是最近的建筑。那建筑看上去像一个仓库，土黄色金属质地带棱纹的外墙，白色字母印在上面，有两辆运货卡车停在外面，像一个寻常超市，或者说故意装扮成寻常超市的样子。它在眼前一点点扩大。

他尽力望着远山和草原，想记住这最后辽阔的印象。

突然，前方有草丛着火了，火焰升腾又熄灭，留下烧焦的黑色疤痕。他的心猛地抽紧。他们已经赶到了。激光枪又一次袭来，追随着他的脚步，将草丛点燃。他变向，它也变向，几次将将擦过他的裤脚。他的背包侧袋被击中了，他向前一个踉跄，顺势扑倒，将背包围在地上，站起来继续跑。背包被穿透，在身后默默燃烧。

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冲刺，奔到仓库外停着的货运卡车背后，又向仓库大门跑去。门开着，似乎正在装运某些货物。

他已经看见了身后的地效飞行器，从草原上沿着他的足迹。

他向前鱼跃，扑到仓库门口，他刚刚跑过的地方墙壁上腾起火花。他跃起身子，抓住从仓库里走出的一个老人，用最大的力气卡住老人的脖子，将老人卡在自己身前，掏出随身的手枪，顶住老人额头，面对他们。激光枪暂时停止了。他一步步向仓库里退，老人的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但说不出话，双手徒劳地在身前抓着，跟着他向门里退。枪声似乎犹豫了片刻。他已经退到大门里。大门内侧像所有超市仓库一样有着淡灰色的控制面板，红色的是关门按钮。他拽着老人，用头顶撞击红色按钮。大门关上了。在合拢前，门缝里又有激

光枪射入，只是他已然躲到门后。

大门关闭之后，他放开老人，用枪顶着老人头部，逼他又按动了几个锁门的开关。

他发现仓库大门出奇厚重结实，内锁异常复杂，远非超市仓库可比。他抬头环视一周，发现这是一座军火库。这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附近还有一座军事基地。

他用手臂卡着老人颈部，环绕仓库一周，一边查看地形，一边用枪打碎了每个摄像头。他曾经在超市仓库做工，对常规分布相当熟悉。为了以防万一，他又用枪押着老人带着他在每一条通道仔细走了一遍，确定没有遗漏了才放开老人，老人跌坐在地上。他略松了口气，在仓库一角的塑料椅子上坐下，又扶老人起来，坐在他身边。

“我叫斯杰 47。”他说。

“我知道。”老人说，“电视上播了。”

他警觉起来：“什么电视？”

“社区电视台。刚才刚播。”老人迟缓地说。他坐在塑料椅上，弯腰，整理刚才在地上拖得卷起来的裤子，动作慢却不乱，“说你是危险人物，要求所有村民不要收留你在家里。还要求所有知道你下落的人举报你。”

“什么？”他又掏出枪，对准老人的额头，“把手机交给我。”

老人直起身子，顺从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交给他，又任他搜身，把所有衣服口袋都翻开腾空为止。他似乎还不放心，连内衣都摸了一遍。老人的身体很瘦，干枯嶙峋。

“没用的。”老人说，“最多一个晚上。明天他们还是能抓到你。”

他皱皱眉：“为什么？他们能硬闯进来？”

“不能。这里的安全警备是顶级。”

“他们能毁掉仓库?”

老人又摇摇头：“不能。那会把这里的炸弹引爆，波及市区。”

“那为什么说最多到明天?”

“他们会通毒气进来。所有换风的地方他们都有办法送入毒气。

以前他们在仓库抓人就是这么干的。”

“那我们赶紧把通风口堵死。”

“你想自己把自己憋死吗?”

“总能多撑一段时间不是吗?”他想了想，又补充道，“我不相信他们会那么干。还有你在这里，做我的人质。你是无辜的，他们不会把你也毒死。”

“他们会的。”老人漠然地说，像是在说其他人的事情，“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死了也没有所谓。他们会隐瞒的。”

“不可能。如果他们不在乎你的死活，刚才就把你和我一起打死了。”

“那是因为车上的人不确定我是谁。等他们晚上回去查了，弄清楚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仓库人克隆体 32 号，他们就不用顾忌了。这种事是常有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斯杰 47 心里渐渐发冷。他咽了咽唾沫：“你是谁?”

老人站起身，向仓库的另一端走去，似乎完全不在意身后的手枪：“我只是个小人物，说了你也不会知道。不过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叫潘诺 32，微不足道的人。”

“等等，你等等。”斯杰 47 站起来，跟上老人，抓住他的手臂，“你有办法对不对?你之前经历过这种事，你知道怎么躲藏对不对?”

老人抬眼看他一眼：“我如果知道，就不会死过一回了。”

他继续跟着老人：“但是你应该帮我。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如果他们明天灌毒气，那你得跟我一起死。你不想死对不对？那你就帮帮我，帮我逃出去。你救我也救你自己。”

“把你交出去是我最好的办法。”

“你敢吗？”他故意恶狠狠地说，“我今天会绑住你，让你根本没有机会。”

“那你还怎么让我救你？”

他又上前一步，挡在老人面前，双手死死扣住老人肩膀，手指用力掐入老人嶙峋的瘦骨，做出威胁的语调：“你到底帮不帮我？你不帮我，我现在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老人被他摇得像是一个关节断开的木偶，但是说话的声音并没有变：“随你的便吧。反正早晚都是死。”

他有点绝望，把老人放下，深呼吸，问：“你到底怎样才肯帮我？我有隐藏的大笔资产，等安全了就给你一笔钱，你要多少？你说个数，能给我一定给。你相信我。”

老人将弄皱的蓝色工装服袖子拉平，说：“我当然信。斯杰的宝藏不是吗？你当然有钱。不过我不缺钱花，估计也活不了几年了，要了太多也花不完。”

“你知道我的宝藏？”

“谁不知道？斯杰的追随者里富可敌国的太多了，一人给你一笔捐款，你就有一座宝藏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视了。关押的地方没有电视，他不知道他的形象变成了什么样。“那你还知道我什么？”

老人喘过气，继续向墙边的电脑走去：“没什么特别的，都是一套。你是奇才，推了自己的宇宙模型，有一套自己的文明理论。和当前的文明理论不符。很多人想以你为领袖，你有好多追随者。你虽没成立自己的党派，但是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威胁，因此说你的理论是错的，要杀掉你。就这么多。”

“我的理论是对的。”他跟上老人的脚步。

“你不用跟我说，反正我也不懂。”老人说。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操作墙上的电脑屏幕，完成每天例行的管理工作。他对他的话始终没有显示出关心。

“我也没有煽动暴力革命。”

“这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不是我要抓你。”

“有些事并不是我的意思。”他仍然固执地解释说，“一些追随者做的事我也不知道。”

老人停下手里的操作，转过头看着他，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名字的意思是第47号克隆体？”

他点点头。

“所以有很多事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

“对。”他说，“不过你知道……”

“包括最早推导出理论的也不是你？”

他不想承认这件事，但他又没有解释的借口，“对，不是我，但我……”

“那你为什么要在意你的本体做过的事情？”

他大吃一惊，“我为什么不在乎？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这你就错了。你是你，他是他。”老人慢吞吞地说，“他做了什么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有你决定的权利。他的理论叫什么来着……独

立个体主义，是不是？你就是独立个体不是吗？你可以投降。你何必为了他而送死呢？我看过电视了，如果你承认错误，和他们合作，你就不用死。”

他一只手按在墙上：“可他们要杀死我的每一个副本啊，不管我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只要是他，或者说只要是我，他们就要杀死的。这不是我自己采取了什么立场就能改变的。就像……就像过去焚书坑儒，要烧掉同一本书的每一个拷贝，是一样的。”

“不一样啊。”老人说。他已经完成了一天的例行登记，关上了屏幕。“每一本书都一模一样，但每一个人的副本是不一样的啊。你有你的决定权。你就告诉他们你不同意你本体的意见，他是错的，你要和他们合作，你就能活下来的。他们一定愿意见到你站在他们一边，不会杀死你。这对他们有好处。”

他被老人的话震惊到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也是克隆体对吗？”他严肃地问，“刚才你说到你死过一次的经历，说明你也把本体或者其他克隆体的经历代入成你自己的，对吗？这说明你也认同你们都是统一体了，他的经历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他的。”

老人的神情还是一如既往。他平静地朝自己的小餐桌走去。“我是这么说过，”他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放弃他。只要我需要，我随时可以宣布我和他们没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和谁都没关系。”

“不，你不能。”

“为什么不能？”

“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帮帮我。好吗？”

“给我个理由。”

老人走到自己的小餐桌边上，坐下，点选了两个按钮。墙上的烤

炉里降下两份包装好的冷冻食品，在烤炉里自动打开包装，开始加热。斯杰⁴⁷看见烤炉逐渐变红的内膛，感觉到饥饿。他隐隐希望这两份食物有一份是给他的。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老人点燃一根烟，问他要不要，他点点头。又一根烟点燃了，老人递给他。两个人默默地抽了一会儿，都没有磕烟灰，一直在手指间夹着，像是在等某个信号，直到烟灰长得支持不住才在烟灰缸里轻磕一下。烟的味道很好闻，他们的距离似乎在烟圈里拉近了。

他压住内心的焦虑，耐心地问老人：“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你有副本时的情景吗？”

老人说：“我和我的一个副本一起长大，从小我就知道了。”

“我不是。”他说，“我一个人长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农庄上。靠近一个天文观测站。小的时候，我的生活很闭塞，每天就是农庄和小镇子上的一点事。我家附近有好多袋鼠，我每天和袋鼠玩。镇上有几个伙伴，我们一起打袋鼠、捉鸟，也相互捉弄。”

他说着停下来，似乎看到了过去，陷入小时候的单纯回忆。那个时候很简单，每天下午在镇上奔跑，打板球，恶作剧，欺负与被欺负。他以为那就是全天下了。他想击败镇上一个粗横的大孩子，那个孩子会抢他们的零花钱。那是他能想到的最强大的敌人了。

“所有的一切到我十三岁那年为止。”他说下去。老人一直沉默着。“那年我爸爸带我去一个女人家做客。那个女人是天文观测站的计算机维护员。我爸爸给那个天文观测站做饭，每天晚上送过去。那时候我也总去观测站玩，认识那个女人。那个观测站很大，方圆几公里，基本上就是没人的草原，零零星星有几个天线。来观测的是各国科学家，总是来几天就走。那个女人没结婚，一个人住在草原上一个

小房子。那天是圣诞节，她邀请所有人去她家玩，可是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拒绝了。我爸爸看她怪可怜的，就答应了，带着我和我妈妈过去。她显得很高兴。我也挺高兴的，难得去不认识的人家玩。

“当天我们都带了礼物，到了她家就堆在圣诞树下面。树下还有不少其他礼物，我看了还觉得奇怪，有这么多人会给她送礼物吗。但我没问。我就坐在沙发上吃饼干，看童话书。她家乱糟糟的，有钢琴，有童话书，也有好多计算机书。我爸妈和她聊天，似乎聊得不错。直到吃饭时，我才目瞪口呆。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女人，跟她长得一模一样。我那时还不知道克隆体，我还以为是她的双胞胎姐妹，谁知道她自己介绍说她俩是一个人。我当时吓呆了。我爸妈倒是没觉得奇怪。我整顿饭都没吃好。饭后又回到沙发那儿，她俩互相拆礼物，原来那些礼物都是她俩相互送的，还全都包装好，写上赠言，拆礼物的时候两个人都露出惊喜的表情，为每个礼物拥抱一番。我那时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寂寞的人。

“当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问我爸爸：爸爸，我也有克隆体吗？我爸爸才把一切告诉我。原来他只是我的养父，我还记得那天的星星，虽然我们那儿天天能看到银河，但那天的银河还是特别亮，南天十字也很亮，我好像再也没见过那么多星星。”

他讲完了，望着仓库的天顶，似乎想透过天顶看到外面的银河。

老人抽完了一根烟，烤炉的时间刚好也到了。老人站起身，将烤炉里的两盒食物拿过来，分给他一份，是速冻肉卷和烤土豆。

老人开始吃，斯杰 47 没有动。他手里的香烟还点燃着，他似乎忘了。

“后来，”他说，“我央求父亲把我送回我的克隆体和本体集中的

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他们，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我的心好像终于醒了。”

老人没有被他打动，只是自顾自地切土豆。

“这故事太温情了，不适合我。”老人说。

“你有没有那种时候，”他抽完手里的最后两口烟，“感觉你和本体或者另一个副本情绪相通？当他们讲一段事情，你觉得就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

“有啊。”老人说，“太正常了。”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共享着同一个生命。”

“哈，”老人冷笑了一下，“哪有那么神秘，只是因为你们基因一样，所以激素和脑结构一样，对事情的反应也就一样，这没什么的。”

“不是这么简单。”他说，“这涉及到生命本身，你想没想过生命是什么东西？它是禁锢在一个身体里面的东西吗？不是的，它是超越身体的存在。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副本，都是同一个生命。这就好比，好比一本书，你销毁了一本书，能说你把这本书消灭了吗？不能。只要还有纸，就还能复制一本出来，还是同一本书。书的灵魂是它的内容，和纸张没关系。即使这个世界上所有书的拷贝都消失了，这本书也还存在。”

“你再不吃要凉了。”老人指了指他的盘子。

他低头看看，心不在焉地叉起一块土豆，又补了一句：“书和拷贝的关系，就和生命和我们是一样的。”

老人吃下最后一口肉卷，放下叉子：“不过，如果再没人记得这

本书，那这本书也就算消失了。”

“是的。是的。所以至少应该留下一份拷贝，让人记得。”他紧张地盯着老人的眼睛，“我说了这么多你还不明白吗。我就是最后一个副本，这个生命的最后一个拷贝。”

老人盯着他，不说话了。

他放下刀叉：“前面已经有46个人死掉了，包括他。我是他们要消灭的最后一个副本。等到我死了，他们会将我的基因图谱彻底销毁，这个世上就再也不可能有我的存在，不只是副本，连这个生命本身也就没有了。这不是我的事他的事，这是这个生命的事，也就是我的生命。”

天光已经消失了，从仓库一圈小窗中透入的只是黑色的夜光。仓库里几乎相互看不到了。老人点亮了餐桌上的一盏小灯。两个人都隐在黑暗中，小灯的光晕照亮的一圈中，只有双手是清晰可见的。他感觉他很热，那种躁动不安的热。他想从黑暗中看清楚老人的眼睛，想看这个始终无动于衷的老人内心真实的想法。

“帮帮我好吗？”他的语气已经从最初的威胁变成了恳求，“要不然他就彻底消失了。”

“可是我还有妻子和女儿。”

“你可以和我一起逃。”他双手合十，内心无比焦虑，“这也是为了全人类。”

老人沉默不语。从皱起的眉头看，他也在做着艰难的抉择。

他刚想退而求其次：“或者你帮我留住我的书？我的新作，还没来得及出版。”

“明天上午将有一辆运输车来运货。”老人说。

中

次日清晨，仓库外有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声音大得能够传到几百米外的小村。喇叭对仓库喊话，从仓库的气窗清楚地传到室内，在仓库宏阔的屋顶下盘旋，发出嗡嗡的回声。和老人预测的一样，他们威胁要通入毒气，除非他自首或被交出来。

仓库的门开了，老人走出来，仍然是处变不惊的样子，眼观鼻，鼻观心，穿着蓝色工装，脸颊松弛的皮肤耷拉着，显出腮帮凹陷，眼圈黑黑的，稀疏的几根白头发飘来飘去。阳光里所有人都望着他，那目光的聚焦似乎把他变得更瘦小。

他示意他们跟他进来。他带他们到一个封装的集装箱外，开了箱，将装载的一颗中子弹从箱内轨道上滑出，带人走进箱内，在角落的一个本应装载中子弹配件的小木箱前停下，等摄像机就位，把木箱打开。

里面是斯杰 47 蜷缩的身影。

那一刻，全世界都看见斯杰 47 愤恨、恐惧与绝望交织的眼神。

潘诺 32 说，斯杰 47 的计划是让他谎称他半夜由气窗逃跑，白天则暗藏集装箱内由卡车运送到图卢兹。

“这个计划很简陋，但我得到了他的信任。”潘诺 32 向拘捕者说。

“是的，我想过合作，但我还有妻子儿女。”他对围绕他的记者说。

斯杰 47 在突袭中没有过多抵抗就被制服，带回军事基地。在他身上搜到了他的基因组图谱，这是他前一天偷出来的，被当场销毁。

将斯杰 47 带走之后，抓捕者并不放心潘诺 32。他们对仓库上下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将一切纸片都燃烧殆尽。电脑也彻底清查，连同仓库仓储信息一同格式化，销毁硬盘，以确保斯杰的新书没有被保存在任何地方。仓储信息在总部有每日备份，不怕丢失。但斯杰的新作如果留存下来并传世，影响不可小视。连潘诺的身上也进行了仔仔细细搜寻，衣服被绞碎，又给他配备了全新一套。

接下来的日子里，斯杰 47 接受了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并被快速处决。

潘诺 32 被带到另外一个基地，在军事医学专家的指导下接受催眠观察。军事医学专家和刑侦科经验人士一遍遍询问他斯杰有没有透露新书的内容，问他是否记得新书内容，或者斯杰的宝藏存储方式，或者斯杰的追随者信息。潘诺 32 在催眠审讯法中被审问了很多次。他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就是睡与醒分不清边界，醒来和睡去不知道哪一个真实世界。他反反复复回想这一生的种种片段，从儿时与另一个他在小河边钓鱼，到少年参加国际象棋盲棋大赛，到成年后穿过世界拜访每一个仓库中的自己，再到登雪山的顿悟，最后是在这偏僻角落孤独仓库的寂寥晚年。他回想自己生命的每一个转折和最终的走向。醒来是麻木的作息起居，睡梦里穿梭在一生的画面和那一晚的交谈。

最后，在确认了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之后，他们释放了他。从记录看，他确实不了解斯杰 47 的新书。也就是说，那本新书还没有问世就彻底消失了。

斯杰的追随者在他的最后一个副本死去之后很快四散，原本就没有成型的组织架构，在领导者消失之后更无组织的核心。追随者以豪富和